

樂城集

冊五

學

堂

集

卷

四

樂城後集卷第十二

潁濱遺老傳上

潁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  
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  
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  
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  
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  
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  
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  
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  
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  
失曰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  
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

矣然<sub>臣</sub>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sub>臣</sub>以爲憂樂之節易矣<sub>臣</sub>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

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  
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  
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  
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  
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  
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  
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奔之天下謂我何宰  
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  
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  
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  
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  
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  
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

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旣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卽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筆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  
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  
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  
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  
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  
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  
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  
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行陝西漕司  
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卽請而施之河  
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  
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  
也旣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  
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

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輒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旣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旣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卽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



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輒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輒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

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

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  
朝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  
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  
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  
所共知也今朝廷旣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  
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  
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  
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  
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  
最重而有覲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  
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  
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  
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

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

臣竊不忍

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

獨被惡名此

臣

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

之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爲先帝分謗下

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

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

臣

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

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

臣此

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

臣

雖萬死不恨也三

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

世以爲恨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

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

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貶竄輟具疏其姦

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肆之司馬君實  
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達吏事知雇  
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  
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  
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  
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輒  
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  
關涉衆事根牙磐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  
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  
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  
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  
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  
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



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衆皆以爲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



故不祀園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園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

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輒以爲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月上將親郊輒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

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弃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